

論語語由

自九至十

		二	和
		四	書
		五	門
		一	類
		一	
一	六	一	
〇	六	號	
冊	函	架	

庫	文	閣	內	
九	二	和		
函	四	書		
一	五	門		
六	一	類		
架	〇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511
冊數	10(5)
函號	191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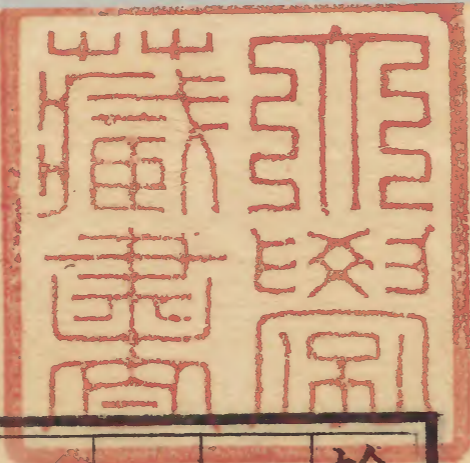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語由卷之九

龜井魯道載撰

男 昱元鳳 校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語由曰。記夫子教誨之術也。

君子喻於義。和而利從。利非所先。性命之微。仁

德之盛。人鮮能及焉。若強聒之。適以惹惑。故皆罕

言之。可見戰國說士好言功利。後世諸儒銜口談

淺草文庫

命與仁咸非孔門之遺矣。此章固是一句。與子不語怪力亂神同語例。茂卿絕為二句。非是不可從也。或問曰。論語諸篇言及於仁者。凡四十餘章。大非利命之比。謂之罕言何也。對曰。蓋記者之意也。夫仁之為德。可思而得之。而不可訓以通焉。故夫子實罕言。其惟罕言。故弟子悱而問之。益悱而益發。不得不思。謂之教之術也。今記者將垂夫子之教。光被千載。是以言苟及仁。備識不漏。庶乎寵惠後人也。若夫利與命。非所以為教。但其罕言與仁

同科。故通言之耳。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微言

言執御一事。以喻疑者。語在於此。意隱於彼。故謂之微言。禮記曰。余從老聃。助喪于巷黨。其為黨名可知也。此人蓋隱者。晨門儀封人之傳。故不著姓名。其窺知聖人德。與晨門封人無異。然心疑其不

隱於無道之世。故所以言之之意。則與太宰葉公同。彼已心疑之。故以執御語門弟子。使以告諸其人。亦與以多能鄙事語子貢。以發憤忘憂語子路同意。述而葉公問章。可併考焉。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以時俗議禮制也。

此章蓋為魯發也。何以知之。事君盡禮。人以為諂。是魯人以蔑君之眼視夫子所為。以為諂也。今夫

子雖違衆。從下以盡為臣之禮。不避魯人以為諂。而抑三桓在其中也。故知為魯發矣。從衆於儉之解。見于先進第一章之註。二章大氏同語。由參而考之。其義益明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記夫子盛德渾淪無跡也。

言行前定。如不經意。所謂毋意也。應機而變。無所期待。所謂毋必也。從義而徙。無所執滯。所謂毋固也。安命行己。無所自私。所謂毋我也。中庸曰。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非母意之謂乎。顏淵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非母必之謂乎。子曰。學則不固。又曰。疾固也。所以母固也。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教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所以母我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自稱盛德。安定從者也。文不在茲乎。茲。己身。言其身文王之文也。後死

者。指後已死者。猶曰後人。天若欲亡斯文。則夫子將被害。後人何以得預於斯文乎。天若未欲亡斯文。則匡人其奈夫子何。言其必不能違天害已也。古來讀此章者。皆疑以為夫子自贊。不類平生語氣。故不得其解。以夫子母固必。而讀者固必。故也。說具于述而第二十二章。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微言

太宰。吳大夫名。嚭。何以知之。子貢與太宰嚭言。見于左傳。說苑又載太宰嚭問孔子於子貢事。語意與此章相類。是其為嚭。何容疑乎。舊註曰：或吳或宋。未可知也。為不信左傳故耳。太宰純曰：太宰之言。如譽孔子。而意實輕之。得矣。夫太宰嚭。讒佞人。獨以詐謀受夫差寵。專權於吳。當此之時。吳承闔

廬餘業。將遂霸中國。則嚭虛夸深自尊大。視人如蟻。非獨如王孫賈於衛之比。其不知夫子固其所也。子貢與之語。偶及夫子。頗愠其言之不孫。故以實告之。以愚弄之。夫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蓋警子貢以實稱說。不知者前之為失言。因語其所。以多能。以證非聖知。餘論及君子。紆徐不迫切。是為微言也。牢曰：以下。以類記之。已。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記聖人無所不知也

鄙夫者何言細民事鄙事者何言耕稼陶
漁等之事夫子平居不語門弟子以鄙事樊遲問
稼圃夫子不對又以小人戒之可以見已偶有一
鄙夫來以耕稼若陶漁為問意色淳樸懇惻可愍
於是夫子不忍拒之詳語而盡之鄙夫已退去夫
子迺顧門弟子在側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但
憐彼懇請不已故漫言至委曲如是耳言語鄙事
之非素志也記者因上章有多能鄙事之語以類

記之且以示無所不知也諸註恐皆失語由矣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邢昺曰傷時無明君也

檀弓載夫子鄉歿之七日謂子貢曰夫明王不興
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語氣與此章相
表裏可見夫子興禮樂使斯民為三代之民之為
本志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
必作過之必趨

記君子接人未嘗失禮也

此章茂卿之說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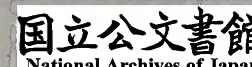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々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嘆美神聖之德也

仰之彌高。辟諸喬嶽不可及。鑽之彌堅。辟諸鐵石不可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贊變通無方。觀者不

識其鄰之德也。夫子以下言教育之妙。如有以下。又贊其山立卓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也。此章非深微難解之語。然贊嘆之深。形容之巧。文亦竒拔可翫。使讀者千載之下。想見風采。而憾不當其世。所以為顏子之言者乎。夫子誘顏子。必以禮者。古來未解其故。亦魯論中之一大議論。說具于顏淵問仁章。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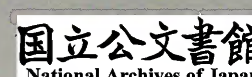


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聞子路議君臣禮葬。警其非禮也。

子路先夫子而死。夫子不以此時卒。如茂卿之言。茂卿曰。子路之過。在泥禮而未達。它門人亦皆有此惑。故孔子深責之。可謂盡矣。獨惜未盡其言。恐不足以覺曲學蒙士。故今詳辨其義。為茂卿足言。夫孔門雖富於賢才。然子路齒最長。且有幹局。其

德或有耻於顏閔。至議政謀事。則鮮有出其右者。何以知其然。以此章知之。夫子寢疾。子路與顏閔游夏輩。看護侍湯藥。臨病革將不起。相共倉皇恐懼。又皆疑所以為葬。相招會一室。竊議其禮。子路以為夫子雖已致仕。猶從大夫之後。且魯侯來而問病。自卿士大夫至庶人。莫弗尊親。今葬以士乎。甚薄而不可為也。莫如備大夫之禮。之得慎終之義。即大夫備禮。不可無臣。有羣弟子在。情篤於臣子。假執臣禮。供給職事。孰曰不躋。顧而謀諸顏閔。



游夏輩。孔門之多士。豈無有一二持異議者乎。然亦無良圖尚焉。且古人貴齒。則服子路之明斷。十居七八。遂定議。故曰。子路使門人為臣。言子路之為謀主也。苟使顏閔游夏不聽其議。則子路雖剛。焉能強之以為臣乎。觀於人情。可以見也。既而夫子霍然有起色。聞其議葬事。其心豈不悅。門人忠愛之篤。雖然。葬祭者。禮之最重者。周有常典。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是不可易也。加之已致仕而葬。

備大夫之禮。雖出於弟子尊崇之過。大似人爵自榮者之為。曾子猶易其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况夫子安天命。素其位而行。是豈其所望於身後乎。故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天乎。深戒子路失議也。所謂二三子者。指顏閔游夏輩。莫非天下之英。今夫子將死於其手。視諸帝堯殂。落於舜禹皋陶夷益之手。未多為之下矣。大夫一家之臣。豈足道哉。故曰。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昔者夫子遊

談四方。從其行者。已論顏閔游夏輩。其他南宮敬叔公良孺之徒。以家車若干乘。後前護送。是豈獨不如公子重耳。從狐趙舅犯崎嶇秦楚者哉。今假令不起乎。天下公卿大夫苟與知其德者。率皆設位哭之。走使賻弔。而况束脩以上三千士。如泰山斯頽。如日月斯墜。其隨侍者。相嚮失聲。離索者。不遠千里而來。集於洙泗之間。即殯斂窆窆之備。其禮。蒲伏褻事之竭其誠。豈又如列侯諸大夫之喪。有司供職。雖有強力之容。無復哀戚之色。跛倚以

臨事然哉。此其為大葬。亦開闢以來未曾有者也。故曰。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言君臣禮葬。決非所庸也。後儒釋此章者。徒眩乎行詐欺天之語。未審察弟子之情。與古人之禮。以子路為陷于罪。而痛加讓責。殊不知痛讓責子路。即亦痛讓責顏閔游夏也。若其說之是乎。檀弓有之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設披。周也。

設崇殷也。綢練設桃夏也是禮也。皆門人相議所為。子夏所謂非聖人之葬人。而人之葬聖人者是也。夫子不再起。誰知其如喪父而無服。與禮魚三代之果皆中。夫子之窆乎否哉。且子路已歿。不能預此議。若使子路在乎。其禮果皆如檀弓所載與否。是亦未可知也。可見後世說者逐辭橫議。未嘗考其實境也已。君子行曰由也。議葬門人為臣。顏曾冉閔。何與欺天。詰私說也。至作此註。亦不自覺言及于數。曲折至此。庶幾以雪子路千載之冤焉。

耳。久矣哉三字。未詳考。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微言

以美玉比夫子。訪其出處也。善賈。茂卿曰。音古。賈人之善者。與善御善醫一類語。言先容之人也。為是。或曰。求善賈。猶曰。求明主。指知而用之人也。亦是。沽之哉。以下告將待禮聘而起之意也。朱熹曰。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魯以為不然。求猶夫子。

之求之富而可求之求既待之豈不求乎程朱恐失於精細矣讀者察焉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朱熹曰乘桴浮於海之意

馬融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故曰九夷左傳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言適吳化俗也君子夫子自道若居之將猶大伯化吳然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

語正廢樂在還自衛時也

鄭玄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太宰純曰孔子五十知天命因欲修先王之道以傳來世至是六十八矣正樂刪詩其功已成故自陳其功如是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語進退復禮無容我力也

茂卿曰。此章勸人由禮之語也。出則事公卿以之。入則事父兄以之。禮之在喪。品節甚詳。由之而行。自然不敢不勉。獻酌之禮。終日百拜。自然不為酒困。皆無容我力。禮之力也。故曰。何有於我哉。得矣。顏淵曰。約我以禮。言納身禮中。視聽言動。無適非禮也。亦此意。何有於我哉。已見述而第二章。彼以天職言。此以禮言。皆所謂毋我也。公卿指君與大夫也。稱侯伯曰公。國人內辭也。公卿君大夫皆連言。左氏傳可徵。茂卿之辨。鹵莽亦多。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語學者之用心也。

逝往也。不舍晝夜。言進而不已也。與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一意連下數章。率皆勸學之言。以類緝之耳。維楨曰。此言君子之德日新而不息。猶川流之混々不已也。為是邢昺曰。嘆既往不可復追也。茂卿取之。以駁程朱道體之說。非是。初余信之。以為莫以尚焉。門生有星野權。誦語由。憾余註未盡。錄其所見。以質於余。說

而繹之。豁然開悟。遂取之前說是也。乃曰。程朱過矣。邢昺不及。過猶不及。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傷衛靈之闇也。

史記載。夫子以魯受齊女樂而怠於政。去而適衛。衛靈公問。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可謂厚矣。憲問載。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

其能使能也。家語又記靈公任公子渠牟。說士林國慶足。賢大夫史鮑事。據此數者。衛靈公不可謂非好德之人也。然見其嬖彌子瑕寵南子者。則其好色之欲深於好德。或相千萬。夫子以憂天下之深。去魯凡十四年。遊仕列國。而獨久於衛者。豈徒然乎。蓋冀其能一日擴好德之心。勵精為治。以興周道也。已而靈公與南子同車。使夫子為次乘。招搖過市。屈辱聖人。以媚南子。好色之深。實至此極矣。嗚呼。異哉。靈公苟使好德之心。如好色之至此。

極乎。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是夫子所以遂去衛者與。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語學者之用心也。

此章諸家之註皆通。是故夫子警冉子之畫。不許

子貢之息。而惜顏淵也。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

也。好學之稱。顏子獨專之。有以矣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美顏子之好學也。

諸家之註皆通。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悼顏子之夭也。

章旨見上。曰字恐衍文。辨見凡例。及雍也第四章

註。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語學者之用心也

此章諸註皆通太宰純曰蓋以天命言非以學言也義亦通然類推前後所載舊說似勝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_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

警門弟子勉學也

人生而四五十無令聞是庸流不足畏矣夫天之降才其間必有拔萃起群者出焉則來者之不若今日寥_亦可知耳抑年少英才有能一旦奮進

取功名者是可畏也苟畏之則須及時勉勵先人成才也蓋夫子善誘所使弟子欲罷不能之處學記云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此之謂也可畏焉無聞焉二句皆以焉為礎下各一句皆承以也字不如_今用詩經字面古人下筆無所苟也如是矣字從皇侃本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傷時俗不修行徒義也

此章諸註皆通。茂卿曰：巽與未詳。今闕疑。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語民之不可侮慢也。

茂卿曰：此為人君而言之。欲其不侮匹夫匹嬭也。

孝經述天子之孝曰：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凡

上之人，侮慢人民，以取禍敗者，大氏皆不知其志。

之不可奪也。書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言有苗

所以見伐也。又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間

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嬭，不獲自

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言商所以興也。

子曰：衣赧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

其由也與。

美子路之志尚也。

與里仁士志於道章。義相發明。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言子路所守未善勸其進德也

此章舊與上章合茂卿曰此自別意當分為二章今從之不忮不求舊註盡之終身誦之子路且夕誦之將以終身言執之固也是道也猶曰此德此義或曰中庸之道或曰中庸之德或曰行道或曰行義古文固有以混用者以同出異名故也至後世以訓詁通之勢不得不截然辨別古今之異不

可不察焉何足以臧言有善於此者也欲其退而思之故開而弗達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語君子遇事變才德始見也

荀卿曰歲寒而後知松栢事難而後知智者諸家之註皆通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贊成德之為美也

樂廣曰名教之中有樂地名教也者立名為教也

知仁勇皆名也。夫名者實之賓也。實者物也。故欲證名者莫明於體物。何謂知者不惑。上之禹王周公。次之呂望管仲。為其所為無所疑惑。謂之知者不惑也。何謂仁者不憂。上之大舜文王。次之伊尹顏淵。居其所居無所憂勞。謂之仁者不憂也。何謂勇者不懼。上之殷湯周武。次之龍逢季路。行其所行無所恐怖。謂之勇者不懼也。夫人隨性而成德。其德不同。其惟不同。名是以異。又有時與位者。代天行事者。往皆不得。不強性而力行焉。故德同。

而名異亦或有之。不可不識。雍也智者樂水。章參考而可。見後世以名證名者之漫漶乎。不得於言焉耳。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語人才不易得也。

東脩以上三千。蓋可與共學。而未可與適道者乎。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蓋可與適道。而未可與立者乎。顏淵。子路。子貢。子張。夫子以為四友。蓋可與

立而未可與權者乎。未知夫子以為可與權。其果在何人輩也已。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語思之不可以已也。

此章舊連上章。朱熹分為一章。今從之。語例與色斯舉矣。章同。唐棣。逸詩也。賦。室之遼遠。雖思不及之意。夫子解之。以為思則當往。苟不往矣。與未嘗思何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求仁而不至。

徒以為遠矣。未之思也。夫思之又思。而不措。斯仁至矣。何遠之有。

論語語由卷之九終

論語語由卷之十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言
 見聞君子之言行而是則是效也是豈獨孔門諸
 子為然哉雖生百世之下居萬里之表苟欲成其
 德行其義者舍是惡乎取焉魯謹按論語二十編
 所載大氏皆其見聞闕疑殆之餘無弗廣記而備

論語語由卷之十

筑前 龜井魯道載 撰

男 昱元鳳 校

鄉黨第十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言
 見聞君子之言行而是則是效也是豈獨孔門諸
 子為然哉雖生百世之下居萬里之表苟欲成其
 德行其義者舍是惡乎取焉魯謹按論語二十編
 所載大氏皆其見聞闕疑殆之餘無弗廣記而備

識之。而至其舉動容貌。燕私衣食之細。唯此編存之。朱熹曰。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日也。信然哉。信然哉。是故篤信斯道者。奉戴論語。以為夫子。右顏冉。左游夏。弘毅自勉。以俟其化。有餘師也。夫如是。庶幾其不畔矣乎。舊說以為一章。朱熹分為十七節。今從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朱熹曰。記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不同也。

此編所載。不出動容威儀。敬事謹度之際。雖非無觀於溫厲恭安之盛乎。視諸編辭情易見。逐字輒解。是以諸家之註。大氏同其說。即有異者。亦唯古音新訓。互相是非。胡必辨焉。但茂卿專依古禮為斷。與諸家頗殊其旨。雖然古禮之不可詳考。三代淆亂。淄澠難辨。徒使讀者不勝其錯雜而中止。吁亦難矣哉。要之至大義微言管轄斯道者。無有乎爾。故予於此編。不月繫語由諸家之註。存而不論。獨舉朱熹所揭之大意。無者足之。蓋欲語由成。

體也已。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蹶蹶如也與與如也

朱熹曰記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朱熹曰記為君擯相之容也

皇侃本手上有其字未知孰是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朱熹曰記在朝之容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朱熹曰。記為君聘於鄰國之禮容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
衿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
黃衣狐裘。麕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
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
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
服而朝。

朱熹曰。記衣服之制也。

必表而出之。皇侃本無之字。似是。不中門。言不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朱熹曰。記慎齊之事也。

程頤曰。布下。脫前章寢衣之一簡。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饘而餲。魚餒而肉
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
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
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
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

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朱熹曰。記飲食之節也。

出三日不食之矣。茂卿曰。此七字。旁注入正文也。

未詳是否。

席不正不坐。

記好正之事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儻朝服而

立於阼階。

朱熹曰。記居鄉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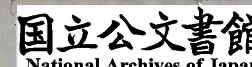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記交接由禮之事也。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記愛人之誠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名。不俟駕行矣。



記事君盡禮之事也

入大廟每事問

記敬事之事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朱熹曰記交朋友之義也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朱熹曰記容貌之變也

式負版者茂卿曰此四字旁註入正文也是或然乎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朱熹曰記升車之容也

魯曰朱熹所分十七節止于此章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語由曰微言。

此章當記在他編。傳魯論者誤屬此編耳。何以知之。語意判然不相類。且錄在編末。其為錯簡無疑也。上二句逸詩。語例與唐棣之華章正同。色斯舉矣。色者雉欲翔。形色奮起也。猶曰色動斯舉也。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邢昺曰。梁橋也。為是言雌雉飛翔得時。以解上詩意也。是時夫子蓋有趨舍當及時之事。而不可明言。故借詩以喻子路。子路未達其旨。誤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夫子不忍食之。亦不

欲傷子路之情。故三嗅其氣而坐起也。然至其欲喻子路之意。則終不可考焉。乘桴之喻。子路不達。以無所取材。戲而不說。破亦此意。益知其不可屬此編耳。

論語語由卷之十終

論語由卷之十終

也上二句是言
其色在
此論
以無
論子
論子

